

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文丛之二

湘东地名文化纪事

彭雪开 著

中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东地名文化纪事/彭雪开著. —长沙:中南大学出版社, 2009. 2
ISBN 978-7-81105-882-6

I. 湘... II. 彭... III. 地名 - 文化 - 湖南省 IV. K926. 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1485 号

湘东地名文化纪事

彭雪开 著

☐ 责任编辑 何彩章

☐ 责任印制 汤庶平

☐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

社址:长沙市麓山南路

邮编:410083

发行科电话:0731-8876770

传真:0731-8710482

☐ 印 装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

☐ 开 本 850 × 1168 1/32 ☐ 印张 11.5 ☐ 字数 284 千字

☐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☐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☐ 书 号 ISBN 978-7-81105-882-6

☐ 定 价 26.00 元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出版社调换

自序

彭雪开

出了几本书，又有一本了，自然又要说几句。

我的研究方向，原是网络思想教育，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专著、论文什么的，但搞来搞去，觉得有点泛味。2006年10月，我突然对地名文化有些兴趣。接着，便相约骆晓会教授、刘俊男教授，在湘东几个县、市大致转了一圈。自此后，便从攸县开始，深入考察乡、镇地名，继而利用寒暑假及节假日，又陆续到茶陵、炎陵、醴陵、株洲等县、市的每个乡镇，都跑了一遍。我边考察，边整理资料，边撰写了若干论文发表。从此，我的专业兴趣，就转入地名文化了。

然而，在湘东乡镇地名考察过程中，一些地形地貌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名胜古迹，还有一些典故逸事、民俗风情，地方特产等等，总在我脑海里浮现。于是，我将以上资料，作了一次初步的梳理，凭自己爱好和兴趣，按当事人的叙述稍稍加工，把它们记录下来，谓之《湖湘地名纪事》。在本书中凡是涉及到历史方面的东西，都力求让事实说话，尽量做到言出有据。至于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东西，尽量本着多元、包容的原则，只要言之有理、有据、有节、有益，大都照录了。个别地方，对史载的真实性，也作了考证。

写写湘东乡镇地名的由来以及一些人和事，我挺高兴。限于篇幅，醴陵及天元区、芦淞区、荷塘区、石峰区，还没有来得及编入，只

好放在《湖湘地名纪事》第2卷里了。湖南其它地区的一些县、市，也想适时陆续出版。

在实地考察中，我要感谢我所采访的对象，是他们提供了活生生的第一手材料。同时要感谢攸县、茶陵、炎陵、株洲、醴陵市、芦淞区、荷塘区、石峰区等县志办、区志办的支持。

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大力支持，该会全体正副会长，对本书的初稿进行了审阅。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《湘东文化》杂志主编骆晓会教授，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《湘东文化》杂志副主编刘俊男教授，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益元教授，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、《湘东文化》杂志编辑部主任易小斌博士，《湘东文化》杂志执行主编向宋文先生，《湘东文化》杂志编委陈立人研究员等均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忱支持。原株洲师专中文系主任史铁良先生则校对了全部书稿。

我的同事、好友以及我爱人谭建娥、女儿彭婷婷，也给予了热心关爱。谭光耀师傅亦付出辛勤的劳动。在此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由于受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限制，加上本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，书中肯定有不少错误的地方，谨望读者指正。

2009年3月

目 录

蕉 坪	(1)
江 口	(6)
桃 坑	(11)
湖 口	(16)
浣 溪	(22)
马 江	(29)
界 首	(33)
攸水渡	(36)
莲塘坳	(42)
绿 田	(45)
高 和	(59)
菜花坪	(64)
鸭塘铺	(70)
桃 水	(74)
小 集	(83)
长 冲	(101)
长冲人	(106)
八 斗	(110)
雷打石	(114)
伞铺垅	(118)
石羊塘	(123)

檟 山	(132)
罗家潭	(136)
上云桥	(139)
沙陵陂	(143)
朱 亭	(147)
砖 桥	(150)
龙 潭	(154)
龙凤桥	(157)
南阳桥	(161)
白 关	(165)
漂沙井	(169)
姚家坝	(174)
空灵岸	(179)
吉氏祠堂	(183)
龙船港	(188)
三 门	(191)
古岳峰	(195)
花石戍	(200)
王十万	(204)
宝宁寺	(209)
广寒寨	(213)
天蓬岩	(216)
兰头村	(221)
黄丰桥	(224)
南溟桥	(230)
大同桥	(232)

郭公庙	(235)
新 市	(238)
天台塔	(243)
石城观	(247)
南坪王庙与朝阳观	(252)
丫江桥	(254)
大 桥	(258)
霍家村	(261)
霍家圩	(267)
王家渡	(270)
鹿 原	(273)
东 风	(277)
船形村	(281)
龙 渣	(285)
汤 市	(290)
桂东城	(293)
平 乐	(296)
乐富温泉	(300)
下 村	(304)
水 口	(308)
中 村	(312)
垄 溪	(316)
石 洲	(323)
大 院	(327)
策 源	(330)
十 都	(334)

沔 渡	(340)
霞 阳	(344)
淦 田	(348)
昭 陵	(351)

蕉 坪

蕉坪村，是茶陵县江口乡一个小山村，窝在深山沟里。村子不大，就那么几十户人家，散居在七沟八冲里，人口少，面积却挺大，村干部上门做工作，要整整半个月的时间。元末明初，这一带是莽莽丛林，无人居住。时有何姓人家，因躲避战乱与械斗，从广东梅县迁居此地。在茅棚四周，种植芭蕉，当年长得一片旺绿，故名蕉坪。这儿约有30余亩平地，四周大山耸立，沔水穿境而过。如今这平地里长着茅草竹树、芭蕉，无人居住，何姓后裔大都散居在境内冲沟里了，尤以江口为多。

罗元芳老人，94岁了，在村上当了12年支书，如今村支书、村主任的担子，全落在他的儿子肩上，他儿子已快70岁了。他家在深沟的坳侧上，出门是山，低头是山，抬头还是山，睁眼是山，闭着眼还是山。这儿的山，有点怪。一条深沟里，总有一条小溪流，沿小溪必有一条山路，过去是2尺余宽的泥砂路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修了一条机耕路，铺了砂石，也有四五尺宽，勉强可通小型机动车。马路两边，全是高耸入云的大山，山脉相连，又无阙处，山民们就在半山腰凿石据地建房，也有临溪而建的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个木匣子，悬挂在云壁之上。不用说，山上全是松杉杂木，也多楠竹。有些山坡上，也种了点油茶。你走进深山沟里，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在山坡的树丛里，传来“笃笃”的砍木声，或是板锄挖掘的声响，瞧了半天，就是看不见一个人。你有事急了，大声呼喊砍山人的名字，半天才传来“嗡嗡”的应答声。

罗老的家，就落在一沟溪岸边的山坡上。屋前仅有几块菜土，一块晒坪，几层阶级，全用水泥筑就。房子是典型的湘东民居，四栋三间，前有禾坪，后有山峦，左右山势廻抱。后山挺高，也挺陡，一条草黄色的小径，像一根绳子一样，从山上飘下来，直到晒坪里，才见10余平方米场地。场地里堆着一些木柴，垒成几堆四四方方的柴垛。水泥晒坪里，晒着山茶籽、生姜。原先吃水到小溪里挑，20世纪80年代，在晒坪里打了一口井，是口优质泉水井，冬暖夏凉。据罗老介绍，一到冬天，打上来的井水，水面上飘着一丝丝热气，用手一试，有一点温热的感觉。

冬天里冷，过了小寒后，常常有小雪。到了大寒节气，先一天的傍晚，山风有点刺骨，树木在冷风里，发出“呼呼”的声响。看看天，有些阴冷，雨天里，常常悬挂一大片冷紫色的云层，很厚。风呢，像个孤魂野鬼，到处乱窜，吹过来刀割一样痛。山里人就知道，离下雪的日子不远了。果然，天上阴云越聚越多，天色渐渐变得有些厚重，总觉得有些阴沉的样子。接着飘着牛毛雨，气温骤降，各种飞鸟，不啼不叫，全不知藏在哪儿去了。剩下几只老鸦，铸铁一般，钉在光溜溜的树枝上。一个山里人，在山道上独自偶偶而行。这时，老鸦子突然“呱呱”地叫几声，声音有点凄切，好像在埋怨什么似的。待到傍晚，山色更暗，整个天空，像罩着一个大铁锅，山风来得更猛厉了。山上的树枝剧烈地摇晃起来，一片稀疏的楠竹林，发疯似地飞舞着。过了个把小时，山风停歇了，冰冷的山雨，就一滴接一滴地下着，接着就疏疏落落地飘下来，你伸手一接，冷如冰粒。不一会，就下着黄豆大小的冰雹了。霎时，山路上，树林里，就会发生“沙沙”的声响。也不知下了多久，山里人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，烤着木柴火，喝着自制的山茶时，遍山遍野就一片白茫茫了。鹅毛大雪，飘飞了多久，谁知道？等到山里人上床睡时，窗外就映着亮晃晃的白光，将山峦、小

溪、菜地、柴垛、木屋，还有池塘、水井、住屋，照得如同白昼。

这是冬闲的日子，是休息、喝茶聊天、读书看报、打牌玩麻将的日子，这也是猎人最好出猎的日子。在大雪天里，他们背上猎枪，这猎枪是请当地铁匠打造的，长约5尺，有一根黑乎乎的枪管，有握手的弓把后座，有扳机，这不洋不土的家伙，当地人叫它土铳。火药装好后，又插上引火线，扣好扳机。火药里常常要装一些铁砂子，便于打一些飞禽走兽。火药、铁砂子、牛角火药盒，全是猎人自己做的。然后穿好风雨衣，背上网兜，带上自家的猎狗，就向深山里进发了。

这时的猎人，并不要花太多的心思，只顾赶路。而猎狗呢！这鬼家伙，时东时西，到处乱窜。时儿闻闻这儿，时而闻闻那儿。时儿又贴在树茛子下“哗啦哗啦”地撒一泡尿。有时，它闻着闻着，就发出一种低沉的叫声，显然有些兴奋的模样，昂着头，不理别人的样子，不停地追逐。它显然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了，一个劲地往树林里钻。有经验的猎人，立马就会警觉起来，双目紧盯着猎狗的一举一动，又不停地观察四周的动静，悄悄地取下猎枪，平端在手里，枪口略微朝下，猫着腰，脚步轻移。突然，猎狗不走了，快速地调转身，望着主人，脑袋一勾一勾的，不停地晃动尾巴。这说明，一只猎物就藏在周围雪地的枯草丛里了。主人向猎狗做一个手势，猎狗就朝着目标狂奔过去，发起攻击，大声地吠叫。顷刻，几只山鸡在一蓬雪堆里，猛然窜飞起来。刹那间，猎人的枪，“嘭”地一声吼响，整个山谷就“嗡嗡”地响了一会。一只山鸡被击中了，它惨叫一声，翅膀一歪，就歪歪斜斜地栽落在对面的山坡上，猎人不停地吆喝着，猎狗窜飞起来，朝着对岸山坡狂奔而去……不一会，它叼着猎物，放在了猎人的脚下，这时的猎人呢，正蹲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慢悠悠地吸着烟喽。

这样的日子，罗文芳老人，经历了多少个年头，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反正当上村支书头几年，他还是这周围几十里有名的猎人。那

时，要到一个自然村或生产队去了解村民的生活，检查工作，他就顺便背着网兜和猎枪，天亮一出去，忙乎一天，他的网兜里，总有一些斑鸠、山鸡、野兔等猎物。猎物到家后，就去除内脏，将一些骨头和肉，奖给猎狗，剩下的供自己食用，吃不完的，就挂在柴火灶口的索钩上。那索钩是用竹竿做成的，上面留些短勾枝头，将竹竿挂着，就可以在上面悬挂猎物之类的东西了。索钩离灶口，有2尺多高，明火烧不着，柴草的余烟，就薰着索钩上的东西了。经过烟熏的东西，经久不腐，有一种淡淡的烟火味，薰出来的猎物肉，特别地香。20世纪60年代后，罗老家的索钩，就改成8号铁丝钩了。这铁丝钩上，挂了多少猎物，连罗老都记不清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人们关注生态问题。不久，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，宣传封山育林，全面禁猎。又过了不久，公安部门按国家有关的法律规定，全面收缴各种用于捕猎的刀具、鸟铳等火器。乡里一开会，罗老第一个上交猎枪和其他捕猎器具。一个老猎人，在很长时间里，主要靠狩猎为生，猎枪、猎狗，陪伴了他一辈子。当我问及上交猎枪有何感想时，罗老耸了几下长长的灰白眉毛，两只黑豆似的双目里，似乎转动了几下，松树皮的瘦脸上，有点无奈的情形。他说当时心里确实挺矛盾的，打了一辈子猎，猎人就与猎狗、猎枪溶于一体了。但自己也觉得，山林破坏厉害，猎物越来越少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这儿的野猪、麂、獐、山牛，几乎绝迹了。过去打猎，多是养家糊口，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政府有政策性补贴，提倡退耕还林，温饱问题解决了。谁还想去打猎？那时，政府一号召，江口乡几十里范围内，全部将猎枪猎具上交政府了。

据罗老家人的介绍，现在全乡只剩下一个猎人，40多岁，还是经县公安局批准的，专门打野猪除害。这几年政策好，山民们有饱饭吃，有衣穿，弄点山货土产，还有点零花钱。加上年轻人，有点文化

的，都外出打工去了。山里植被恢复了，野兽也多了。

秋天的晚上，你在山路上，走着走着，路边的树丛里，发出“悉悉”的响声，你正警觉地瞭望山野，除了山风的呼叫，就只听到远处山林中，鸟儿的啼叫了。正当你不经意时，噫！一只麂子，长着一身淡枣色的毛，像披挂的绸缎一样，显着亮光，两只尖翘的小耳朵，不停地扇动着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不停地望着你。你在眼前的山路上，发现了它，它也不慌张，低一下头，又抬一下头，然后晃动几下小脑袋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蹦跳几下，就钻入路边的山林里去了。那儿有一大片松杉林，茅草蓬蓬。这小家伙钻进去，只见茅草叶子剧烈地晃动了几下，顷刻就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虫子的“唧唧”声，在有些昏暗的山谷里，唱着小夜曲。

这就是江口乡蕉坪村最近发生的事。

江 口

上午9时左右，一缕阳光，从东山高耸的树丛中漏出来，霎时江口小镇上，就现出斑驳的光影。不一会，暖暖的秋阳，就金子般地晒在地面上了。那些街道、屋宇、桥梁，全笼在它的怀抱里。

这是茶陵县一个偏远的小镇，是江口乡政府所在地。小车在高山左盘右转，走了半个小时，好像还是绕着那座耸入云天的大山转。不一会，小车沿着蛇行的水泥路面，跌入深涧里了。这儿见不到阳光，阴影瞳瞳，唯闻山鸟的啼叫声，空气中有着浓浓的草木清香，有些清冷，雾气如白纱巾，张挂在河谷的上空，一层，二层，层次分明，飘飘荡荡。它的下面，就是洙水的主要支流沔水了。水声冲击砂石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，有时好像闷在深潭里，听不见它激情的歌唱，只剩下袅袅余韵了，和着明丽多情的鸟声，构成一曲动人心弦的小曲儿了。你在有些粘手，有些清新的山声里，不知不觉地走了一阵。突然小车一头钻下去，又浮上来，你的心坎正吊在喉咙口上，又猛地一拐下去，在一棵石壁下的古枫旁，就看见一座钢筋水泥桥了。过了桥，有个丁字街口，不大，上下左右，都建了两层红砖楼房，几栋矮房子，定在桥头。据说，一个小孩的呼喊声，可以传遍全镇，有几个小孩的哭闹，就把全镇搅得热热闹闹。

我到江口是来考察地名的，在村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，我找到了何恩凡老人。何老的家就在江口桥头边，一间不到60平方米的平房小屋里。门有些破旧，低矮，进门就是厅屋和炊饮间，好在安了烟囱，没有什么烟熏火燎的样子，可以闻到一点柴烟味，有点香，有点

古。一张小方桌，几条小矮凳，摆在不大的厅屋正中；一个陈旧的碗柜，上面有些紫黑的斑块，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案板上摆着盛油、盐、酱、醋的罐子、瓶子、瓮缸，几个红紫色的塑料瓶也挤在当中；有一只电饭锅，是老式的，很醒目地放在案板上。山区小，水电较多，大多数村民就用电做饭炒菜了。我走进厅屋后，何老还在一间低矮的地下室里睡觉。何支书尖着大嗓门，喊了几声。霎时，地下室里，传来低沉的应答声。不一会，一个精瘦的老人，边开房门边扣衣服，踉踉跄跄地走出来，登上石阶时，他明显地摇晃了一下，接着就问、“何事唷！”

何支书与何老是叔侄关系，问候一声后，就把我来访的情况说了一遍。何老瞥了我几眼，接连咳嗽了几声，含含糊糊地“呵”了几声，长条瘦脸上，荡漾着笑意。到了厅屋笑道：“稀客唷，贵客哟，您请坐！”说完就忙给我们倒茶让座。之后，何支书向我告辞后，就赶到乡政府开征兵工作会去了。我与何老在互相问候声中，聊开了话题。

何老家世居这儿，他本人生在这儿，长在这儿，又工作在江口。他告诉我说，他读了9年私塾。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，受过新式教育。父亲1936年在一所军官学校毕业后，分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，参加抗日，驻扎在浙江省海盐县。1937年被日本军用毒气毒死了。他说他外公是江口有名的私塾先生，教了一辈子书。他告诉我，父亲死后，我们就跟随外公过日子。我们两兄妹，母亲含辛茹苦，把我们拉扯大。后来妹妹出嫁到炎陵县城，我与母亲一块过日子。1952年我们江口搞土改，区乡干部见我有文化，就把我调入到枫乡（后撤并为江口乡）政府，搞文书工作；1956年又调我到湘江乡高级农业合作社搞会计，1958年又调我到江口公社党总支搞办公室主任。后江口合并到桃坑，改为万宝公社，不久江口公社又从万宝公社分出来；1963年，又调我到江口公社机关，搞总务，当管理员。1964年我又

调到桃坑公社，专搞粮油管理员，转为国家干部。从此，我就在桃坑乡工作，直到1980年我得胃溃疡，又有高血压，就提前病退回家。现在呢，我主要是休养。人好一点，就与老人们打打牌，访访亲友，看看书报。退休金不多，但在乡下也够用了。我今年77岁了，还能活几年，不知道。现在上面政策好，社会又安定，山里人生活也渐渐富裕了，想多活几年，但天意不可违哟，自然规律，哪能抗住喽。不过，我尽量保养好自己，想在太平盛世里，多活几年喽。

何老说完自己的身世后，开心地笑了。之后，就说起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往事。我见他说得在理，又多是一些民俗方面的事，就偶尔问一下，全部照录了。

你问我江口地名的由来，我也说不太准，只听得我爷爷讲，我们老祖是元末明初，从广东梅县迁来的。那时候，广东一带发生了争地械斗，死了不少人，我们客家人，在当地呆不下去了。我的老祖兄弟俩，就携家迁居在炎陵县砂子坝。大约在明洪武年间(1368~1398)，我家老祖是老二，就迁居到江口了。我家老祖也是个读书人，见这儿山清水秀，有一条小江，发源于瓜坪村，流经30多里后，汇入流经这儿的沔水河(在江口乡内又名洸水)，老祖就在两江交汇口落户，叫这儿“江口”，以后官方登记地名时，就称这儿为“江口”。我家老祖来到这儿，这儿荒无人烟，又是原始森林区，古木苍苍，大山环围，无寸土寸田。老祖就率领子女，“插草为标”，开垦荒土种苞米、红薯，又上山打猎、挖笋、采药、砍树。经过两代人生活后，这儿又有张姓和刘姓，从外地迁居此地。之后，我们先祖，又组织人加工竹篾、药材、收购兽皮等，于是就建了个小集市。因这儿有不少特产，引得江西永新、湖南茶陵、炎陵一些商人，到这儿深山里采购土特产。这儿渐渐繁荣了，人口也多了。我们这儿，从来不作田，只作土。这儿地无三尺平，种田代价高。我家先祖就从永新一带，引进一些米贩子，